

◆世相写真

家校联系群

肖遥

近期的社交生活里,最重要的群应该是“家校联系群”。

可我数次因没有及时回复老师而被贾花花的妈妈“通缉”。贾花花妈妈是个热心肠,有一天,她竟然异想天开在一个作业群里要求所有人把微信名都改成“某某妈妈(爸爸)”,很快有人抗议了,一位妈妈直言她不可能只给某娃当妈。不过,正常的现实世界应该就是从贾花花她妈这种人推动的,如果都是那种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乌托邦里的人,那谁来拯救地球?娃的班主任李老师也是个热衷于拯救地球的,往年这个时候,正是她战斗力爆表的时候,和一群高三小怪兽斗智斗勇,教导他们批评他们表扬他们骂他们爱他们。如今上不了课,她就在线上开展管理工作,不仅要管小怪兽,还有50多个老怪兽要管,李老师就像一个总指挥,在群里眼珠子不错地盯着:谁没回复?谁还没回复?她带领着这一支在线部队,逐渐把这帮乌合之众的文科生家长训练得令行禁止。

用娃的话说,你以为就你放浪不羁爱自由?文科生家长除了贾花花的妈,大多数家长都散漫得像游神一样,从小除了不得不替娃写作业以外,就不爱跟娃的作业有任何亲密接触了。凡是娃的敌人,就是他们的敌人,娃如果见不得作业,那他们跟娃的作业仇深似海。这种家长估计打开手机都是我这样子,本来去看家校联系群的,手一滑就滑到武汉去了。而如今让李老师训练得,都比警犬还听话,每天早上7点开始发平安消息的时候,刚开始一个跟一个相差十分钟,不到一周后,是一波一波发,如今简直是紧锣密鼓地秒发拼手速了。

然而这样的家校联系还不算紧密,接下来我被拉进了六个微信群,都是各科的微信群,地理课代表香香,把自己的头像换成她爸的照片,冒充家长进了群,进去以后马上戏精附体,跟贾花花的妈妈热烈讨论地理作业的事,贾花花的妈妈给“香香的爸爸”布置了检查作业的任务,香香本尊想了想,决定欣然接受,因为这样的话,自己的作业可以不被检查。

娃的同学群“怡红院姐妹团建”里顿时有了娱乐话题,小怪兽们效仿香香,纷纷把头像换成中年秃头大叔,或者花花草草,名字也换成四个字的“一米阳光”“风行水上”“上善若水”什么的,某娃刚换好“一米阳光”名字混进家长群,就发现了和另一个叫“一米阳光”的家长撞名字了。冒充妈妈的“一米阳光”岿然不动,死扛着看谁先改名。同学群里随着头像和名字改变,一个个戏精附体,都纷纷使用中年人用的表情包,“祝你幸福”“干杯”“朋友您好”、握手、微笑、玫瑰花、还有不知道啥意思的喝咖啡……大家还讨论,这个表情是“请你喝茶”的意思吗?想不通这么恶意满满的表情,爹妈们为啥还乐此不疲地使用?

娃不由得感慨,17年前非典时期,应该不是这样吧?我说当时网络可没有这么发达,我所在的大学都隔离了,听说还有学生翻墙出去吃米线……就像福柯说的,现代社会就是一张网,谁也逃不脱。这种人被信息打捞、网住、控制的状况,前所未有的。你想着今天不看手机,好吧,明天就得多看很多信息补上。你没办法一个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桃花岛,人越在空间上被隔离,越被信息捆绑在线上。

呼号(版画)
郑贤红

◆人物素描

店男哥

子由

忽然听到店男哥去世的消息,心里咯噔一下。记忆中的那是个很精神的“中年人”,怎么就走了呢?一问年龄,说今年已经八十二岁了。我离故乡到底多久了?我离故乡多远?感觉远得不知道距离,远得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。忽然徒出生许多惆怅。故乡明明很年轻啊,我正背着书包,蹦蹦跳跳往小学堂里去呢。

老家大花屋分两拨人家,上屋大四房和下屋小房。店男哥是我的族兄,同一个组的,一个大四房的。店男哥胞弟兄两个,堂弟兄有六七十个,年龄偏大的长兄们很早就去世了,我们没机会见。他应该算小的,孩子们喊他“五爹”,背地里叫他“老店”。

店男哥是个好漆匠,会在老式五字板大木床上画画,花鸟鱼,孩儿面,栩栩如生,远近闻名。谁家打新家具,娶新媳妇,嫁女,都会请他去的。我哥哥的婚床就是他漆的。偶尔他客串一下农村白事“喊魂”,还知晓“猪羊上祭”的风俗(准备一大桌子好吃的东西,荤素都有,现在还加上水果,海鲜类,两个人轮流喊去世的长辈来吃)。店男哥嗓子好,是最会喊魂的。因为嗓子好,他在村里组织了一个业余黄梅戏班子,农闲时,唱戏给大家听,他唱老生,我姐姐在里面唱花旦,他个高体瘦,扮相挺好的,年龄和声音也很合适。

店男哥有三个孩子,两个女儿一个儿子。儿子读小学时,我教过他四年语文,挺老实的孩子。两个女儿生得如花似玉。

◆边走边说

阳台梦

徐张然

我成家后,先后换过三次房子,因没有一个合意的阳台,最终还是卖掉了前面的房子,重置了一套新房,满足了梦寐以求的愿望——拥有一个心仪的阳台。我选中的是一座双阳台的房子,共十一层,排除顶层,我选了十层,也是价格最贵的一层。因为是电梯房,不再有爬楼的担忧,又满足了我登高远眺的需要,阳台梦真正地实现了。

新居坐落在怀安河畔。怀安河,是怀宁新城开发的一条人工河,蜿蜒曲折,沿着河岸两旁的公园缓缓而流。公园属于开放式的,绿茵草地,杨柳依依,一条条石子路纵横交错,曲径通幽。古人云“仁者乐山、智者乐水”,尽管我不算智者,但我偏偏喜欢水,觉得水有灵性——邻水而居、择水而憩,是人类亲近自然的本性选择。

我特地请了装修公司,进行了一番规格较高的装修。阳台面积很大,敞敞亮亮的,外侧落地玻璃全面透明,内侧墙壁和地面用仿古砖贴好。阳台一隅放了一把藤椅,一个小茶桌,偶尔到阳台上喝喝茶,听听音乐,为平时单调的生活增添一点情趣。由于阳台大,我再也不用担心一抬头满眼都是晾晒的长长短短的衣服。坐在藤椅上,怀安河的景色尽收眼底,山水、树木、花草皆入眼帘,

店男哥的老婆爱荣姐是个不多话的人,相貌又平平,大家都小瞧她,背后说到他的女儿,就说“陈店男家歪歪窑出好货哦”。大女儿应该是70后,因为恋爱对象是同族的一个“爷爷”辈份的男孩,闹得是满城风雨。年龄倒是差不多,好在已经出了“五服”,生米煮成熟饭,婚事就成了。现在农村的男孩子娶媳妇真的好难。我的兄弟姐妹一拨,还好,娶的娶了,嫁的嫁了,但是侄子辈侄孙辈就遇到难题了,孩子少,女孩若是读书出来,且生得体面的,都嫁进城里了。没有读书的体面的女孩,进城务工,好多都外嫁到别的省份或城里。据说有一家媳妇是平原地区的女孩,来到这里,看到我家对面高山(其实只有几百米的高度)就吓倒了,说感觉那山,夜里就在自己的鼻子尖上。生了一个娃之后,丢下娃,就走了,婚姻不了了之。店男哥的儿子同样遇到讨媳妇这个难题。好在,前几年出去打工,娶了门亲。这几年呢,也没见生个孩子。店男哥和爱荣姐急得头发全白了。店男哥急着急着就老了。

店男哥好酒。红白喜事吃酒席,他都会到的,有时当“酒司令”。他吃着吃着,就醉了,醉着醉着就说上了,前五百年,后五百年,都说。一肚子苦水,就想拉一个人交心,知根知底全盘托出。大家说他“喝一生的酒,丢一生的丑”。如果还有下次,他一定还会去。大家都适应他的醉态,红着脸,坐在长板凳上,说着我们家族近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的故事。

尤其是清晨和傍晚,或绵绵雨天,远处的景物朦朦胧胧,像一幅山水画。我喜欢这样的时光,一个人坐在阳台上,吹吹风,看看景,让万千思绪回归,于悠然宁静中,享受一份诗意——一盏茶、一本书、一支音乐,方觉人生清明。

今年春节,搬家进新房,喜悦之情自不言说,心想这下我可以好好享受我的阳台生活,殊不知,新鲜劲还未过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正常的生活,很快我们这个新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,进出不再方便,活动场所最多的地方当然是自家的阳台。每天看着手机里或电视新闻里不断增长的疫情人数,我的许多亲人都居住武汉,总觉有一种东西在心里纠缠,整天提心吊胆,难以平静。那段时间没事时就站在阳台上发呆,我突然明白,再大再好的阳台,如果人有心思,呆在里面仍然是个“囚”——不仅是身体之囚,也是心灵之囚。作家方方说“时代的一粒沙,落到个人头上,就是一座大山”,真的不假。一个人的命运、一个家庭的命运与一个城市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、甚至一个地球息息相关,这恐怕是我有生之年最深沉也最深刻的反思。好在疫情已得到基本控制,春风又吹到了我的阳台。